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

## 第四回 許琰許肅布陰德 許遜應泰運降生

卻說漢靈帝時，卞常侍用事，忠良受其黨錮，讒諂遇其擢用，毒流四海，政壞朝端。天下百姓，哪一個不咀咀嚼嚼，哪一個不嗟嗟怨怨。這一嗟怨不打緊，卻驚動了上界玉帝。玉帝見靈帝這等無道，遂降下兩場大災異，警著靈帝，使久雨之後，又是久旱。且說那久雨如何？終朝不停的雨腳，徹夜不散的雲頭，一連就下了五個整整的月。有詩為證：

上天淫雨久漣漣，四海居民總可憐。  
商市長高柴米價，民家用盡篋筒錢。  
青山黯黯雲迷樹，白地茫茫水接天。  
到處淒涼廚灶冷，晚來猶未爨朝煙。

淫雨已過，俗語道：「久雨必有久晴。」豈知普天之下，又大旱一年整整的。莫說是禾苗槁死，就是草木也乾枯了。又有詩為證：

詩曰：  
旱魃為殃似火加，炎蒸鬱鬱實堪嗟。  
郊原到處枯禾黍，田野何曾熟稻麻。  
稚子悲號皆絕粒，黎民逃散已無家。  
紛紛四海皆如此，縱是行軍亦唱沙。

不想靈帝無道，水旱相仍，可憐那一時的百姓，吃早膳，先愁晚膳。縫夏衣，便作冬衣。這裡去聞得有父母的，恹恹惶惶號寒。那裡去聞得有妻子的，悲悲切切啼饑。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賊，地無荒草樹無皮。壯者皆散於四方，老者盡死於溝渠。

時許都有一人姓許名琰，字汝玉，乃潁陽許由之後，為人豁達大度，仁民愛物，深明醫道，擢太醫院醫官。你看這個醫官，名播著天門冬，性涵卻蕙苾仁。懷厚樸之才，無邪無曲；典菘蓉之職，醫國醫人。當時有好事者，贈以對聯，聯曰：

種董氏杏林，出心上化工敷春色；  
濬蘇仙橘井，流性中恩澤沛泉源。

時許琰感饑荒之歲，死者莫計其數，乃罄其家貲，置丸藥數百斛，名曰救饑丹，散與四方食之。每食一丸，可飽四十餘日。於是饑餓之人，俱得不死。你看這等的陰功，豈無報應？於是琰妻張氏，身懷有孕。妊娠滿足，生下一子，名曰許肅，字世為。自幼聰敏，遂不好弄。及長有高節，朝廷屢聘不仕。

及漢獻帝初平年間，許都又遭大荒。這一荒不打緊，鬥米十千錢，那米就貴如玉粒。三日一餐飯，那飯就勝似胡麻。人人菜色，個個鵠形，民真個好苦！況黃巾賊起，又遇大亂。這一亂不打緊，干戈並起，到處烽煙。那室家分離的，不是夫哭妻，就是妻哭夫。那娘兒失散的，不是子尋母，就是母尋子。那昆弟逃走的，不是兄呼弟，即是弟呼兄。擾擾攘攘，悲悲哭哭，有甚好處？真個是寧作太平犬，莫作離亂民。

彼時，許肅家尚豐盈，將自己倉中穀粟一概周給各鄉，遂挈家避亂於江南，擇豫章之南昌。行不數日，因暑酷熱憩於槐陰樹下，偶拾得一襁褓，肅展開觀之，見有黃金百餘兩，謂家人曰：「此物不知何人所遺。汝等先行，吾坐於此處，以待失金人到此，將此金付還與他。」及至日暮，無有追尋者。肅候至次日侵早，才有一客人號泣而至。肅問之曰：「客官因何悲泣？」客曰：「吾乃山西平陽人，困拋父母妻子，出往汴梁，游商三年，止趁黃金一百三十兩。昨日避暑於此，歇息片時，不意將金遺落。及至宿店，始覺行囊一空。今日敬尋至此，諒此衝要大路，往過來續，安得此金尚在！若此金不見，吾亦無面目回見父母妻子，不如觸此槐樹而死，免得受此嘔氣。」言罷，即望樹而觸。肅急止之曰：「不可。汝拋父母妻子，出外經商。倘汝輕生，教汝父母妻子所靠誰人？我昨日過此，此金是我拾得。等了一晚方等待汝來，吾將還汝。」遂出金還之。其人曰：「難得此等好意，吾願將金一半以謝厚恩。」肅曰：「無勞而獲，身之災也。」固辭勿受。其人叩頭感謝而去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父施藥餌救饑荒，子棄黃金德性良。  
可羨一家皆積善，致生仙■永流芳。

卻說太白金星見許氏世代積善，喚鑿察神謂曰：「汝在人間鑿察善惡，凡人有善，不可不賞。凡人有惡，不可不罰。今南昌許肅父子，父以濟饑丹藥數百斛救人甚多，子以倉粟賑貧、拾金還客，何不表奏天廷？」鑿察神從金星之言，商議具表，上奏玉帝。回至三天門下奏曰：

巨聞作善者天降之百祥，作不善者天降之百殃。是以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今南昌許肅父許琰普施藥丹，救濟饑荒，活命幾百萬人。肅有父風，佈施貧民衣食，拾金不取，種種可羨。今肅尚無子，伏乞差下天仙，降臨塵世，以為許肅後嗣，補報陰德，以勸行善。臣金星同鑿察神不勝瞻仰之至。

玉帝聞奏，展開表章看畢，乃曰：「朕觀卿表，乃知許肅父子世代陰功，若不厚報，無以勸善，即仰殿前掌判仙官，將玄譜仙籍品秩逐一查檢，看晉代當有何物害民，當出何人傳道，以除民害，即差下界以報行善。」掌判仙官即將玄譜檢看已畢，奏曰：「晉代江南口出一孽龍精，擾害良民，生養蛟黨繁盛。今輪係玉洞天降世傳授女真謔母飛步斬邪之法，斬滅孽龍蛟黨，以除民害。」玉帝聞奏，乃差玉洞天仙，身變金鳳，口銜寶珠，下降塵世，直至許肅家庭，銜珠吐與肅妻吞之，使肅妻有孕，然後投胎出世，取名許遜，傳謔母正一飛步之法，誅滅孽龍，功成完滿，拔宅昇天，以昭善報。太白金星及鑿察神謝恩而退。

天使即傳玉旨，宣取玉洞天仙直至大廷，謹依玉旨吩咐，拜謝玉帝而行。遂變金鳳銜珠降世，直至許肅之家。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  
御殿新傳玉帝書，祥雲謁謁鳳銜珠。  
試看凡子生仙種，積善之家慶有餘。

卻說吳赤烏二年三月，肅妻何氏是夜忽得一夢，夢見有一金鳳銜珠飛降於庭前。其珠也不是老蚌腹中生的，其珠也不是驪龍頰下懸的，其珠也不是隋蛇口裡銜的，其珠也不是魏惠王照乘的，其珠也不是呂奉先嵌冠的，卻原來圓圓淨淨，光光明明，是玉皇殿前一顆照座的寶珠，敕那金鳳銜來，一墜墜於何氏掌中。何氏喜而玩之，遂將其珠含於口中，不覺那唾津兒滿口，把那顆滑溜寶珠，一轆轤吞下肚子去了。既及睡醒之時，原來是一夢。聽樵樓之鼓，已打三更。彼時何氏只說是夢中吞了那珠，那曉得玉洞天仙投胎出世。直至對月紅信愆期，卻曉得有孕，遂對夫君許肅說其緣由。

許肅聽知此事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喜的是怎麼年過三十無嗣，今妻子有孕，這不是可喜？何氏自來沒有生育，恐臨產之時，十分的艱難，這又不是可懼？遂對其妻謂曰：「我前日在城中嬉游，見那廣潤門有一個占卦先生，頭戴著一頂道巾，身披著二十四氣的擺褶，腳穿著南京轎夫營裡三廂履鞋，一面招牌寫著『易卦通神』四個大字。那問卜的如柳串魚。我問那鄰居，這個先生是哪裡。那鄰居道：也不知他的姓名，只聞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，混名鬼推。我不免去問他個吉凶，或是男是女，看他如何？」何氏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那許肅員外即整頓衣帽，竟望廣潤門來。

只見那先生忙忙的，占了又斷，斷了又占，撥不開的人頭，移不動腳步。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，還輪他不上，只得叫上一聲：「鬼推先生！」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說是個舊相識，連忙的說道：「請進，請進。」許員外把兩隻手，排開了眾人，

方才挨得進去。相見禮畢，許員外說道：「小人敬來問個六甲，或生男，或生女，或吉，或凶，請先生指教。」那先生是個慣熟的，轉身就添上一炷香，唱上一個喏，口兒裡就念動：

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靈。吉凶含萬象，切莫順人情。災卦者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人有誠心，卦有靈感。謹焚真香，虔請八卦祖師，伏羲、大禹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五大聖人，孔門衛道七十二賢、鬼谷先生、孫臏先生、管輅先生、嚴君平先生、穆修李挺先生、卦中六丁六甲神將，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報卦童子，擲卦童郎，虛空過往一切神祇，本省城隍社令，咸望降臨，鑒今卜筮。今據大明國江西南昌府南昌縣求卦信人許肅，敬占六甲生產，八八六十四卦內占一卦，三百八十四爻內占六爻。爻莫亂動，卦莫亂移。吉則判吉，凶則判凶，明彰報應。

那先生念罷了，把銅錢擲了六擲，擲得個地天泰卦。先生道：「好一個卦頭！且是天喜當頭，貴人祿馬持世，福德臨身。」遂與許員外唱一個喏道：「恭喜！賀喜！好一個男喜。」遂批上幾句雲：「福德臨身旺，青龍把世持。秋風生桂子，坐草卻無虞。」許員外得了此個卦，心下才安穩些兒。遂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，回去與何氏說了一番。何氏心亦少穩。

不覺的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卻是八月十五了。只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這一夜卻不是等閒之夜，乃是中秋良夜。那個月也不是等閒之月，卻是中秋明月。僧如滿有詩為證：

團團離海角，漸漸出雲衢。

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盤。

又有蘇東坡《水調歌頭》詞一首為證：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惟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元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。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卻說許員外與何氏貪看了一會，不黨的三更將盡，三鼓初傳。忽聽得天上奏一部仙樂，祥雲繚繞，送下一個天仙來了。猛地裡何氏腹中疼痛起來，遂推開那格子眼，斜倚著錦屏風，取下了八珠環，脫下了錦裙襪。只見那玉溝裡似雪消春水來，血淋淋似落紅花滿地，那許員外在肚子上似揉碎梅花般揉一揉，那何氏把只腳踢一踢，就產下個孩兒下來。則聞的芬馥異香滿室，又見那赤爛爛紅光照人，真個是五色雲中呈鸞鷲，九重天上送麒麟。次早鄰居上上下下，齊齊整整都來賀喜。有詩為證：

夜夜生蘭夢，年年種玉心。

充閭看氣色，入戶試啼聲。

明月還珠浦，高枝發桂林。

北堂書報日，不啻萬黃金。

卻說真君於中秋夜降生，初生之日，瑞雲罩屋，百鳥喧門，瑞氣氤氳，異香經月不散。遠近之人莫不異之。真君之生形容端正，神清骨秀，穎悟過人。年有三歲，即知父母之劬勞而有懷，識兄弟之倫敘而讓坐。父母乃取名遜，表字敬之。年十歲，從師讀書，一目十行俱下。你看他寫的字，鐵畫銀鉤，就是那王羲之、歐陽公也著叫他作師父。作的文錦辭繡句，就是那韓文公、蘇東坡也著稱他作哥哥。吟的詩玉律金聲，就是李太白、杜子美只做得他的徒弟。

一日先生出一對與真君對：「夾澗古松，長就龍鱗因耐雪。」真君對雲：「出林新竹，展開鳳尾便騰空。」先生大驚，異之，乃對其父許肅曰：「賢郎學問大過於人，吾不能為之師矣。」固辭而去。真君因師辭去，棄書不讀。遂慕修養學仙之法，嘗作詩數韻，大書於壁以自警雲。

詩曰：